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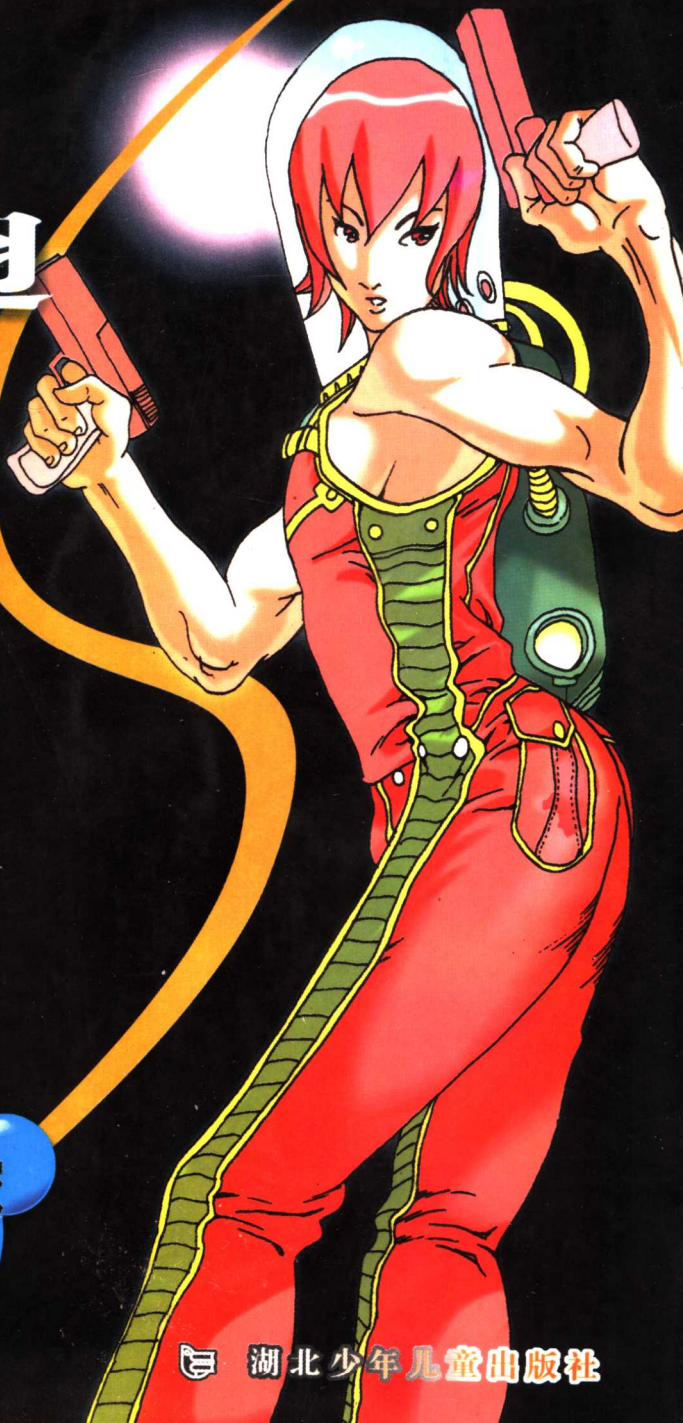
展翅逃亡

ZHANCHITAOWANG

星河 著

白鳍豚
科幻小说
系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展翅逃亡/星河著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4.4

(白鳍豚科幻小说系列)

ISBN 7-5353-2848-2

I. 展… II. 星… III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6804 号

书 名	科幻小说—展翅逃亡		
©	星 河 著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5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public.wh.hb.cn
承 印 厂	黄冈日报社印刷厂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字 数	120 千字
印 数	1—8 000	印 张	6.75
印 次	2004 年 4 月第 1 版,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		
规 格	850 × 1168 毫米	开 本	32 开
书 号	ISBN 7-5353-2848-2/I·640	定 价	1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引 子

中国。北京。某医院。病房大楼。

这是一栋新建好的病房楼,看起来才刚刚投入使用。
整个走廊里空空荡荡,散发着刚装修完的难闻味道。

其实全部装修工作尚未完成,但正在收尾的施工队却接到一纸通知:暂停一切工作活动。他们猜测这里一定是要做特护病房。

这支施工队是仅有的几支没撤离的施工队伍,但内部也已出现了大量不正常减员。刚刚接到的这一通知正合他们的胃口,全体员工慌不择路地逃离了这家医院。

接下来,在不到两整天的时间里,医院的清洁人员就将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,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将所需的医疗和研究设备全部移入,这一层临时病房就这么匆匆地交付使用了。

在医院之外,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,有关非典型性肺炎的各种消息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,仿佛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疾病了似的。但是——在这里,有关的医务人员却冷静地对待着这些病人。

这些病人,不是“非典”患者。

这些人的身份职业各异:有职业白领,有工人,有政府公务员,也有大中专院校的学生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



特点,那就是深度昏迷。

没有人知道他们患病的原因,即使是各级专家们也拿不出一个准确和一致的意见来。在他们的病历上无一例外地这样写着:

无明显诱因深度昏迷。

翻译成非学术的普通说法,就是“原因不明的昏迷”。

让我们暂时还是回到那席卷一切的“非典”上来吧,让我们来看一幅小小的画面——

举国上下,对“非典”的恐慌几乎超出了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。在这座过去极度繁华的大都市里,大街小巷空无一人,路上车辆寥若晨星,“就像是一座死城”——北京的一位“的哥”(出租司机)后来这样描述道。

但就是这位的哥,驾驶着一辆没有乘客的出租车,继续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飞驰。

“我知道现在根本拉不到客人……但是,我觉得一座城市应该有出租车,一座文明都市的街道不应该是这样的!所以,我每天都要开车出去。”

就这样,他流着泪,开着车,行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。

这只是无数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,还是让我们翻过这一页痛苦的记忆吧,已经有无数作家描述过这一段不幸的经历了。

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的身上了,没有人来得及把目光投向这些陷入奇怪昏迷的患者身上。

于是,他们就继续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第一章

1

即使是在白天，这扇宽大的窗户也被双层窗帘遮得密不透风，仿佛隆冬时节少女身上的加厚棉衣——很显然，房间的主人不喜欢初夏那炽热灼目的强烈阳光。不过看似凌乱的房间倒没显出昏暗，微光照耀着还算井井有条的室内格局。

郭威站在窗前，用长长的打火机拨开窗帘，俯看着下面那堆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在马路对面，坐落着这片住宅小区的文化活动中心。在那栋白色的二层建筑前，站立着高矮不一的松柏绿墙、年久失修的帽子电话间和好几块花里胡哨的公告牌。公告栏里经常贴有小区的例行通知，包括教师聘任、旅游邀请、商品减价以及因检修线路限时停电之类的消息，此外还有住户的个人信息，诸如雇请保姆、家具电器转让、共同搭车上班什么的。在活动中心里面——从郭威站的位置看不见那里——有报刊阅览室、棋牌屋、健身房、报告厅、电影院等一干设施，还时不时地会在中心大厅举办一些廉价食品或昂贵书籍的销售活动。一般来说郭威很少光顾那里，今天也没打算前往。

可眼下在中心前面聚拢着一群人，仿佛在等待着分发什么。郭威不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。自从“非典”流行之后，他就尽量减少外出的次数——从外地实习回来至今他还一



次都没有出去过,反正橱柜里的食品足够吃些日子。况且资料已经齐备,论文在哪里都可以完成,所以生活与疫情出现之前没有什么两样。

这起突发事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,好在郭威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他很早就搬出学校宿舍,经一个朋友介绍租住在这里。郭威平素与人联系甚少,这几天又赶上大多数人都在放假,因此电话极少。而全体市民的深居简出又造成了网络的极度拥堵,结果郭威连网也没能上去,电子信件一概被挡在门外,做到了真正的与世隔绝。

远远地望着看不清的黄纸通知和黑压压的口罩人群,郭威最终还是打消了出去看看热闹的念头。与其说冒着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去领取药品,还不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我隔离效果更好一些。

郭威回到电脑前面,修改他那篇准备已久的硕士毕业论文。

敲门声响起的时候,郭威心头掠过一阵恐慌,即使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,他也从内心深处恐惧突如其来的造访者。他不是房主,因此对小区的一切物业事务都深感厌倦,遇人敲门时一向很少理睬。而当下的检疫措施日趋严格,出入证也已更换了3次,对外来租住者的检查则更为苛刻,这就愈加增添了他心底的担忧。

郭威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,从窥视孔往外看去——这是他对待无预约敲门者的一贯做法。

窥视孔放大了门外的宁静,但空荡荡的走廊里空无一人。

奇怪的感觉正在心中滋长,沉闷而急促的敲门声却再度响起,郭威几乎吓得往后一退。他还是没能看见一个人影,这不禁让他想起种种恐怖的传说。

他又认真仔细地观察了一番,确信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他分析敲门的人一定躲在门外右侧,这就是他为什么敲

门而不按门铃的原因——因为门铃装在门框的左上角，想要按铃就必须把手伸过窥视孔，而他又绝无躲在左侧的可能，因为隔壁住户的房门垂直顶在那里，让他没有容身之处。

经过再三考虑，郭威还是决定选择沉默，倍加小心地转身返回房间。可没等他走到一半，外面就响起了响亮的叫门声：

“快开门，我知道里面有人！快点！”

是个女声。

至少有 10 秒钟的时间，郭威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毕竟是非常时期，万一是分发药品或者消毒通知，错过了会有更大的麻烦，而假如贸然开门……只要小心些，想必一个女人不会有太大的危险，何况还有锁死的防盗门保驾防身。

做出决定之后，郭威便一点点加重脚步，假装刚从里间出来的样子，并貌似大大咧咧地打开了房门——

没等他展现出预备好的困惑表情，一团黑影就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一样射进房间，接着回腿把门踢上。郭威向来自诩反应机敏，猛一闪身，那人差点撞到对面厨房的门框上。

几乎就在房门被重新关闭的同时，郭威才惊讶地想起：门外好像什么也没有——他的防盗门整个蒸发掉了！

“你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现在再问“你找谁”之类的话已属多余，郭威开口发问只是出于本能。他最坏的设想就是自己遭到了入室抢劫。

可进来的只有那个年轻女孩，没有更多的歹徒尾随而入，她关门的动作只是怕被推出去而已。待对方重新站稳之后，她就开始盯着郭威的脸看，那样子就像是大学女生在商店柜台里找寻零食。

她应该是个学生。郭威有在 1000 个人里准确识别大学女生的本领，尽管社会的变革让他的这种能力急剧退化。对方看起来大概二十出头，还是个小姑娘。



“你找谁？”

直到这时，郭威才镇定下来正常提问。可刚刚平静下来，他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——

抢劫他还能应付得了，尤其是对付这位手无寸铁的“抢劫犯”，最多受点惊吓罢了。但郭威后悔自己刚才不够果断，没能当机立断地把对方推出房间——他怎么能肯定进来的人身上没有携带病毒呢？这才是如今最大的担心。

郭威后悔不堪，当下就把脸拉了下来。

那女孩似乎没有注意到主人表情的变化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望着郭威。而郭威则在心里筹划着补救的方案。

“我一两句话和你也说不清楚。”那女孩说着便往房间里走去，如同放学回家一般自然。

“哎——”郭威一把没拦住，只好也追着她进去。这会儿他已经把她当成一个疯子了，反正打电话叫人也得先进屋去。

那女孩好像知道郭威打算报警似的，干脆做了件更为出格的事情，其行为之古怪不但彻底出乎郭威的意料，简直让他瞠目结舌——

她走到窗前，四下一瞄，好像在看哪件家伙顺手。最后选中了郭威一直盯着的那部座机电话，她拉开窗帘，抄起话机，朝着玻璃猛地一抡——

“哗啦”一声，脆弱的玻璃支离破碎。

“你干什么你！”

郭威怒不可遏。

那女孩回过头来，朝郭威笑了一下，然后转头朝窗外努努嘴。

郭威还来不及品味和欣赏这个微笑的迷人，也没有机会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，就一下子呆住了。

窗外不再是活动中心,也不再是小区一角,甚至根本不再是蓝天白云和阳光明媚,而是——

什么都没有!

严格地说,窗外是一片混沌的灰色!

郭威的脑子飞速地转了起来,第一个过于离奇的念头就是自己还在梦里。但他心里十分清楚,梦境是不可能组织得这么严密和符合逻辑的,所以他马上想到了第二种可能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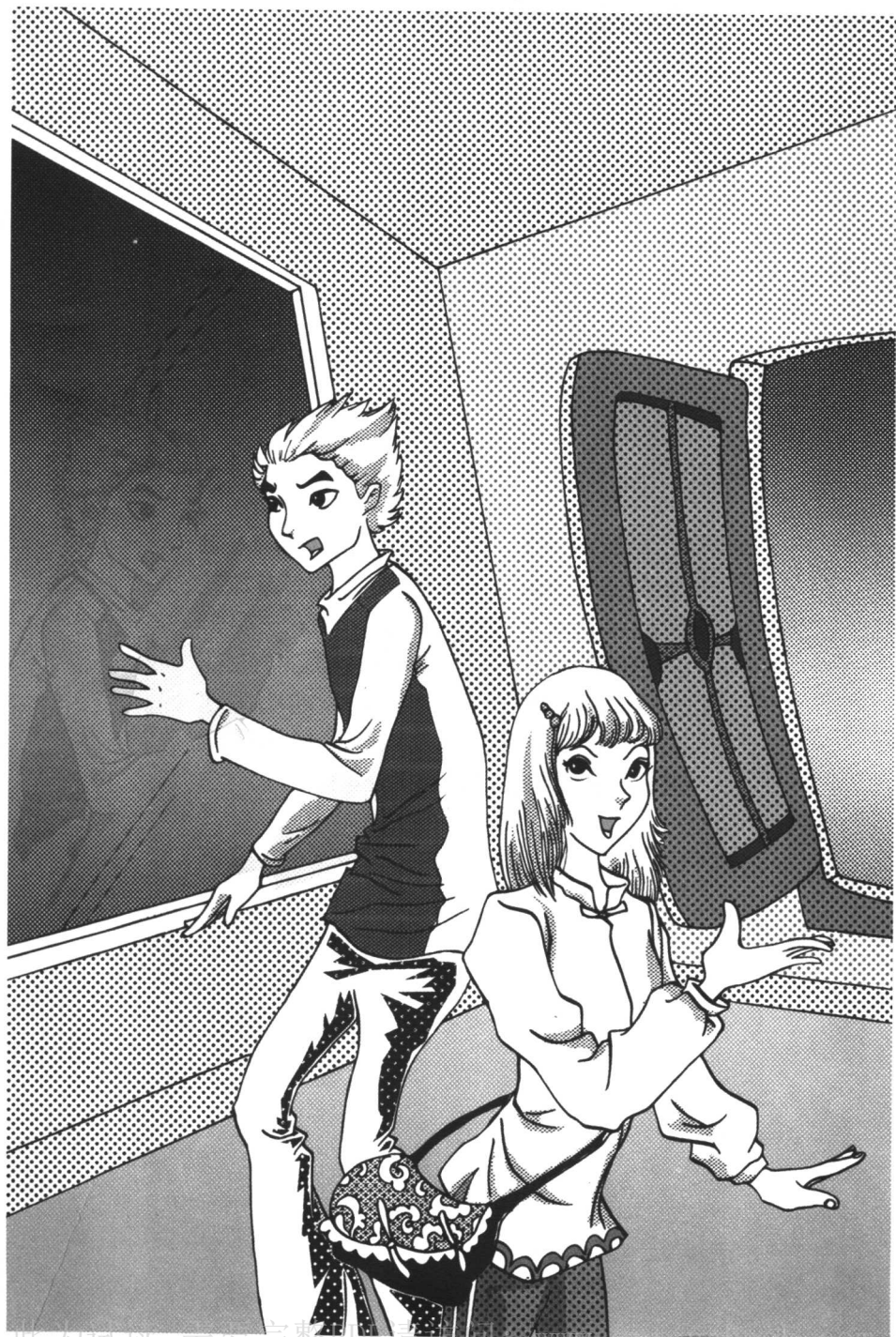
“外面是不是已经戒严了?要不就是咱们楼成了疫区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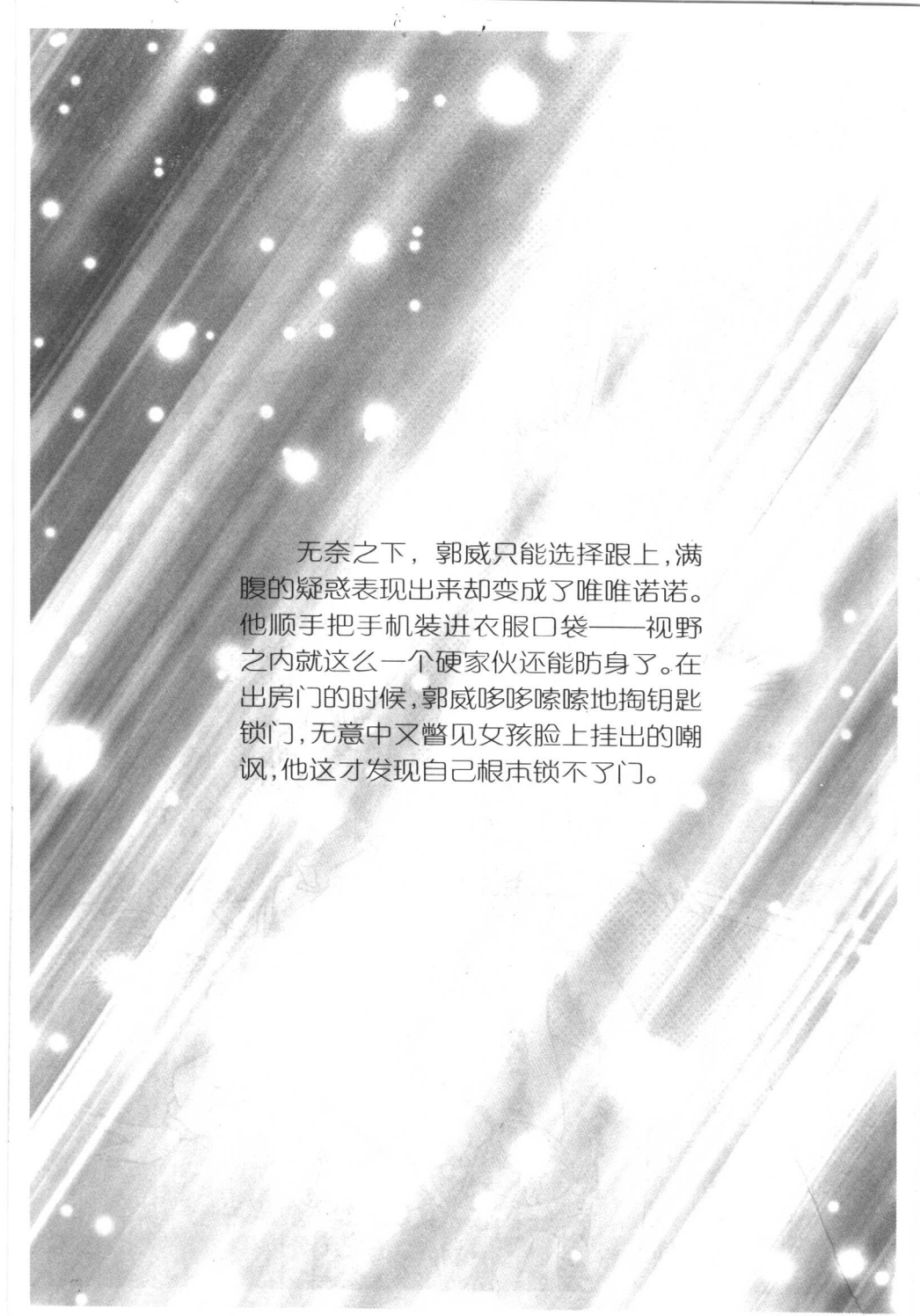
在郭威的脑海里,以前看过的那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如潮水般汨汨流过,那是一幕幕危险的病毒性流行病传播时疫区被隔离和封闭的场景:整个住宅楼的门窗都被金属板焊死,而这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所有人只许进不许出,惟一的出口安装着紫外照射等一千消毒设施。食品由专人从专门的通道口送进来,被防毒面具遮住头部的士兵在楼外巡视把守……

“咱们楼?嘁!”那女孩嘴角一撇,送给郭威一个相当不屑的表情,一摆头示意郭威跟她走。

无奈之下,郭威只能选择跟上,满腹的疑惑表现出来却变成了唯唯诺诺。他顺手把手机装进衣服口袋——视野之内就这么一个硬家伙还能防身了。在出房门的时候,郭威哆哆嗦嗦地掏钥匙锁门,无意中又瞥见女孩脸上挂出的嘲讽,他这才发现自己根本锁不了门。

从房门外面的样子来看,这早就不是他原来的那扇门了——非但外面不再有防盗门的遮挡,连房门本身的材料和颜色也都变了,看起来像是一种灰乎乎的厚重材料。他本想摸摸那“东西”,但女孩伸手一拉,让他差点来了个趔趄。





无奈之下，郭威只能选择跟上，满腹的疑惑表现出来却变成了唯唯诺诺。他顺手把手机装进衣服口袋——视野之内就这么一个硬家伙还能防身了。在出房门的时候，郭威哆哆嗦嗦地掏钥匙锁门，无意中又瞥见女孩脸上挂出的嘲讽，他这才发现自己根本锁不了门。



“快走！这儿根本就没人偷你的东西啊！”

走廊已不再是原来的走廊，倒像是高校学子的集体宿舍。过道的走向也完全改变了：原来郭威出门只能向前直走，而现在的通道却变成了横向——与刚才从窥视孔里看到的完全两样。

那女孩带着郭威走过隔壁3个房间，然后在一扇房门前做了个请进的姿势。

“你也住这儿？”

说完这话郭威就有些后悔，他相信问题没有这么简单。

“也住这儿。”女孩貌似认真地回答了郭威的问题。
“我住前面那间。”

女孩所说的那个房间的门居然是开着的，郭威走上两步，探头朝里面张望了一下，发现建筑布局与郭威那间截然不同，俨然像是——

“怎么像是以前的本科生宿舍？”

“什么以前，我们现在的宿舍就这样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宿舍。”

现在的宿舍不都是那种有独立卫生间的套房吗？不过现在郭威也没心思问这些：

“你们宿舍怎么跑到我们楼里来了？”

“这话应该我来问你。”

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一直就住在这里！”

郭威不再说话，仰着脸在那儿眨眼，做出一个“我怎么越听越糊涂”的表情。

“所以请你先进来。”那女孩动手推门。“让大家一块儿给你讲。”

进了门郭威才明白所谓的“大家”是怎么回事，这个房间里确实比较热闹，小小的空间里堆了满满一屋子的人。因为有前面的铺垫，郭威也就没急于看人，而是先打量了一下

房间的构造形式——

斑驳的墙壁，粗糙的地面，天花板上挂满了摇摇欲坠的墙皮和若隐若现的蛛网，墙角堆着几张破旧的台子，相对干净的两张上面挤满了台式电脑……不用多说，“某高校实验室”显然是最为贴切的称谓，而这种环境郭威再熟悉不过了。

接下来郭威才回过头去看那女孩所说的“大家”——

房间里大概有七八个人，大部分是男的，都很年轻，而且看起来像学生。可能是椅子不够，有的人坐在台子上，有的人坐在由书本摞起的“凳子”上，还有的人干脆就席地而坐。他们都看着郭威，目光很善意，且没有丝毫惊奇。

看来他们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郭威在心里告诉自己。

“这是薛强。”那个小姑娘随手指了一个人，同时张罗着让另一个人腾出椅子给郭威坐。郭威客气了一下，但还是坐下了。“其他人先不——介绍了，说了你也记不住——哦对了，我叫夏影。”

对面戴眼镜的消瘦男子站起来向郭威伸出手，他就是刚才夏影介绍的那位薛强。郭威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站起来敷衍地和他握了握手。

“给他讲讲是怎么回事吧。”夏影先冲着薛强说，然后又转过头去告诫其他人。“别人先别插嘴啊，要不又得乱了。”

薛强的讲述让郭威理解起来颇为费劲，此人不擅言辞，所说的又完全超乎常理，郭威最多也就听明白了个大概。不过在讲到最后结论时，郭威却不得不有些信服了——

这里不是他们本来的住处，而是假的。

这点自不用说，此情此景郭威刚才就目睹了：房间里面全是熟悉的环境，而外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但说完空间薛强又开始说时间，这就让郭威不以为然



了——

“时间上也是一样，全是假的。”薛强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叙述才好。郭威心里十分奇怪：既然他根本就说不清楚，那个小姑娘为什么还要让他来介绍呢。“咱们每天过的都是相同的时间——过了今天还是今天。”

“我怎么没这感觉？”郭威摇头表示反对。

“每天都一样，你当然没感觉！”小姑娘夏影忍不住插嘴。

“可我总有记忆啊！我就那么好糊弄？”

“现在说的就表明你没记忆了。”一个鼻子很大的男生靠近郭威说话。

这个插话的先例一开其他人也跟着七嘴八舌起来，局面一下就乱了。薛强及时地扬扬手，大家马上都噤了声。郭威看得出，他算是这里的头儿。

“你看过《土拨鼠日》吗？”

“上个月电影台刚播过吧。”郭威记得当时自己是在偶然换频道的时候看了大半部。“可那是科幻啊！”

在《土拨鼠日》里，主人公就是日复一日地撕下同样一张日历，然后从早到晚精确地重复着同一天的生活。他先是发觉这种生活能给他带来无限的好处，但最终还是感到了其中的乏味，于是力图跳出这个怪圈，甚至不惜尝试自杀以求解脱。郭威记得自己在看时共鸣感不是很强，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夸张而已——一般来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没有人会拒绝这种预知一切的诱惑，却去思考它带来的种种麻烦……

“现在咱们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薛强把郭威从走神的状态中拉了回来。

“可那个电影还是有它合理的地方，因为主人公毕竟是有记忆的。”

郭威死抱住这个细节不放，言外之意颇有“你们现在说的可不合理”。

薛强笑了笑,扭头看着小姑娘。

“我开始也不信,可这是夏影最先发现的。”

3

这天从清早一起来,夏影就感到有些胃疼,到中午一点的时候开始加剧,下午就严重到让人死去活来的程度了。按她自己的话说:“简直疼得钻心,恨不得一头撞死”。

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天——这个时间很重要,后面还要提到。不过当时她自然没有意识到,因为以前也不是没胃疼过,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到了第三天下午,夏影疼痛的表情依旧,但她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胃一点也不疼了。夏影相当奇怪,望着镜子里自己痛苦的面庞发呆,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:为什么明明不疼,自己却要做出疼痛的动作和表情来?结果前两天的情形蓦地跳出脑海,让她一下子醒悟了过来。

到了第四天,当疼痛“应该开始加剧”的时间快来临时,夏影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出戏即将开幕——果不其然,中午一点整的时候,疼痛感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;而当时钟指向五点一刻的位置时,剧烈的疼痛就正式开始了,只不过疼的程度适中——在疼痛感问鼎巅峰的那段时间里,既不如前两次疼得那么厉害,又不如第三次疼得那么轻松。

“我就是这么判断时间的。”夏影解释说。“每天疼的程度不同,但生活中的其他情况却完全一样,于是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原地兜圈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?”郭威有点迟钝。

“我说每天都在过一样的日子!”这位貌似温顺的小姑娘突然大吼起来,“一成不变!你笨啊!”

郭威觉得这个小姑娘快人快语的挺有意思,只是他现在在没功夫认真分析她的性格,因为他还有很多疑问。

“你刚才说,前两天疼的程度完全相同?”

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又是怎么判断它们是两天的呢？”

“有细微的区别。”夏影白了郭威一眼。“本来我也觉得相同,但有了第三次的不同之后,就发现它们也有微小差别。”

“那你这样已经几天了？”郭威屈指算道。“今天就是你的第四天——或者第五天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我又忍了两个礼拜才弄明白这个道理！”

郭威看着小姑娘点头：是啊，否则现在屋里这一大群人又怎么解释，他们显然都已经相信了这个说法，必定是这位夏影姑娘一个一个去说服的。再说了，这么深奥的道理，就是自己三天也想不清楚，何况这么一个小姑娘。

“可你说的这些时间流失，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出来呢。”郭威环顾四周，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。“按你的说法，我应该已经过了两周同样的生活——至少两周，可我对这十来天却一点记忆都没有……或许对我来说，今天只是第一天——我的奇特经历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？”

“你说说今天几号吧？”那个鼻子很大的男生再次插话。

“我想想啊……”连日的封闭生活真的让郭威忘了今夕何年。“4月26日，对吗？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小姑娘叹了口气。“在我的日历上今天是4月18日。你看，我们之间隔着有两个礼拜吗？”

郭威无语。

“可我还是有点怀疑……”郭威从刚才的分析中捕捉着漏洞。“如果只是疼痛感不同，你怎么能够判断其他事情呢？按你的说法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没变，你怎么能就此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呢？”

“我觉得是这样——”薛强终于忍不住开口。“只要有一天没按程序办，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记忆，然后就能开始觉察时间在前进——反正我就是这么理解的。”